

“七一”特别策划·永恒的初心 ③

东风，一座地图上未标识的城

■本报记者 高立英

绿色的军列在长鸣声中慢慢启动，车轮有节奏地吟唱着。这趟列车的起点，是一个名叫“清水”的小镇。远处的祁连山，与灰色的天融为一体，积雪浮在云端。
列车一路开进巴丹吉林沙漠深处，与世隔绝的荒凉感越来越浓。
这条寂寞的铁路，仿佛连着天际，没有尽头。
突然，海市蜃楼一般，它出现在棕色的苍茫大漠中——
这是一座在地图上未标识的城。
它有许多名字。当地人称它为“场区”，媒体人称它为“酒泉卫星发射中心”，专业人士称它为“中国航天第一港”。当然，它还有一个更为人知的名字——“东风航天城”。
这是一座年轻的城。从在这里开建中国第一个综合性导弹试验靶场算起，它的历史不到61年。但是，这座大漠中的小城，却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尊严和梦想。
建场初期，用“东风”作为这里长途

通信台的代号。后来，“东风”便成为这座城最响亮的名字。
俯视中国版图，在大多数人眼中，中国繁荣富强的地标在北京、在上海、在东南沿海城市……
然而，在中国的大西北，在中国的内陆深处，还有这样一些地标不容忽视：东风、马兰……
它们就像祖国的“丹田”，积蓄着中国发展的底气，激荡着中国强起来的脉动。
虽然，它们的名字没有标注在地图上，但它们的名字铭刻在一个民族和国家腾飞的历史上，映照在亿万人民梦想成真的眼神里。
大漠起东风。全国人民的双眼一次次瞩望于此，世界的关注一次次聚焦于此。
多少“第一”在这里开创——中国第一枚地地导弹发射试验，中国首次导弹与原子弹结合试验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，中国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升空……这些第一，划时代地改变了中

国，也划时代地改变了世界。
多少荣光在这里绽放——它占据了“两弹一星”中三分之二的荣耀，挺直了中国人民的“腰杆子”，撑起了华夏儿女的“脊梁”，一步步接近了中华民族的飞天梦想。
喧嚣与寂寞、伟大与平凡……如果从哲学层面来审视这座城，我们可以列出许多类似的辩证词组。
每次航天发射任务来临之际，是这座小城最喧闹的时候：倒计时读秒声、点火的口令声、火箭的轰鸣声、人群的欢呼声……
一次次绚烂之极后，这座城又一次次回归平静。大多数时候，这座城都是宁静而平凡的——
深夜12点，医院妇产科，医生兰萌开始查房，耐心地给一名新生儿的母亲

传授护理知识。
凌晨2点，气象观测站，气象技师李宗刚守在电脑旁，记录气象数据，发送报文。
凌晨4点，厨师尚良坤忙碌在灶台边，为下半夜值班的人员准备红烧鸡翅和清炒芽菜当夜餐。
清晨6点，陵园的守墓人老王拿着他的旧抹布，在晨光中仔仔细细擦拭着墓碑上的灰尘。
上午10点，东风小学一年级老师郭晓燕，在教室黑板上写下一行整齐的板书。
中午12点，一辆快递车缓缓驶进城，快递员沈小红卸车、清点，然后把快递送到小城的角落角落。
下午5点，航天发射场，战士何宏志从总装车间出发，沿着两条笔直的铁轨

向前，完成一个3公里跑。
晚上9点，市中心的东风礼堂广场上，老人们跳起了广场舞。
晚上10点，军用专列到站，老兵陈宗祥从车头的司机室里跳出来，又钻进车底……
这是东风人的平凡一天。他们的生活或许不为人所知，但只有真正懂这座城市的人才能体会到，正是许许多多这样平凡的一天，才孕育出那些铭刻在历史上的伟大时刻。
他们的生活波澜不惊，他们的事业波澜壮阔。
第一代东风人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：创业之初，条件异常艰苦。场区第一个婴儿出生时，整个场区所有人家一共给产妇送了10个鸡蛋……
聆听这个故事，你也会像记者一样，

脑海里涌出许多疑问：为什么在最困难的年代，我们饿着肚子也要搞卫星？为什么面对“捣导弹不如卖茶叶蛋”的尴尬，东风人依旧能心如止水，埋头攻关？
太多的“为什么”，答案其实与初心两个字紧密相关。
为了中国强起来，这座城把自己的发展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；这座城里的人，把个人选择与国家需要联系在一起。
只有置身历史的时空坐标，才能明白这座城的非凡重量。
东风，澎湃中国风，一种穿越时代的强劲力量，一个民族的精神共鸣。

记者手记

■这是一座特殊的城，你可能知道它的名字，却无法在地图上找到它的位置

■这是一座特殊的城，它的历史并不久远，却已经在史册上留下了浓墨重彩

■这是一座特殊的城，一般人买不起它的特产，因为它的特产是国之重器

我的家乡叫“东风”

■本报记者 高立英 杨悦 贺逸舒 韩阜业



第522期

特稿

有一种无悔叫“东风”

你知道东风航天城吗？
19岁时的蒋庆群是不知道的。从河南老家入伍时，接兵的人只告诉他们：“到兰州搞科研的，很好的单位。”
他和战友们坐了4天4夜的火车，从河南来到了甘肃。凌晨4点多，在酒泉清水镇，他们被安排下车吃了一碗面。短暂休息过后，天一亮，火车已经开进了戈壁滩。蒋庆群傻眼了，“这是什么地方？连树都没有！”
那一天的蒋庆群没想到，他会在东风航天城当兵，而且一干就是30年。
19年前，已经办完退役手续的蒋庆群回到老家，连工作都找好了。谁知，一个紧急电话把他召回了东风航天城。来不及多想，他就回来了。“不走就不走，对‘东风’有感情了。”
18岁时的张敏也不知道东风航天城。当年她们一群女兵从贵州的青山绿水出发，坐了40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，来到遥远的西北。
车过兰州，窗外的绿色越来越少。这个连季节更替的草木枯荣都没见过的姑娘，一时间难以接受这光秃秃的荒漠。“当时哭得哟！”张敏笑着调侃自己，“后来待的时间长了，也就习惯了。”
今年35岁的张敏已经成为东风航天城医院妇产科的护士长。傍晚散步时，看着公园和广场上嬉闹的孩子们，她的心里总会升起一股自豪——这些孩子，可都是在我们亲手引领下来到“东风”的。
22岁时的柳晗是知道东风航天城的——他就出生在东风航天城医院的妇产科。
柳晗的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是这座城市的第一代创业者，柳晗的父母也都是在这所医院出生的。
在东风航天城里被“放养”长大的柳晗，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、一砖一瓦、一塔一架，也熟悉火箭发射的光焰。
在他出生前，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，已经辞别了东风航天城。渐渐地，那些看着他长大的叔叔、阿姨大都离开了，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们也走了一大半。后来，柳晗的父亲和母亲也相继告别东风航天城。
大学毕业后，柳晗没有选择繁华的一线都市，没有选择离父母更近的海滨之城，没有选择底蕴厚重的内陆古都，就那么简单干脆地回到了“东风”。
为什么回“东风”？柳晗憋了半天，最后只说了句：“这里是我家。”
当年那个仰着头看火箭发射的男



建于20世纪60年代的东风礼堂见证了东风航天城许多重大时刻，是一代代东风人记忆中的城市地标。

孩，如今自己也一次次把火箭送上了天。

有一种坚守叫“东风”

人烟的戈壁滩进发。
柳晗的爷爷柳焕章与奶奶张淑娟就坐在火车中。他们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——去建设中国首个综合性导弹试验靶场。
这些东风城的第一代创业者们，啃着沙枣、喝着碱水、睡着地离子，像燕子衔泥、蚂蚁垒窝，一点一点在这里建起了铁路、公路和发电厂。
靶场建设初具规模后，柳焕章和张淑娟留了下来。和他们一起在戈壁滩扎下根来的，还有从全国各地秘密选拔出的数千名大学生与科技人才。
在那个年代，这些人共和国最顶尖的精英，最聪明的大脑。如泉流一般，他们默默从祖国的大江南北汇集到这里，选择到最艰苦的地方来奉献青春。
1966年，中国首次导弹与原子弹结合试验在这里圆满完成。曾经嘲讽中国“有弹无枪”的某些西方国家惊呆了。外媒对此评论，“中国的进步比预料快得多，没有人能否认这种进步的事实。”
这个奇迹，来源于这座城里航天科技工作者们日夜不懈的钻研，来源于官兵们舍生忘死的战斗。

后来，这些东风人大多悄无声息地返回了各自的家乡，正如他们悄然无声地来到这里一样。他们甚至不能告知家人自己去了哪里，参与了何等伟大的事业。
东风公安局常常接到这样的电话——从“东风”走出去的人们，总是请求他们为自己找到当初的户籍登记簿，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家乡是“东风”。
还有一些人，留在“东风”再也没有走。东风革命烈士陵园里，700多座墓碑整齐列阵。有些烈士无名无姓，碑文只能写作“烈士之墓”；有些烈士尸骨未存，仅仅葬下了衣冠。
“苦干惊天动地事，甘做隐姓埋名人。”这是老一辈东风人最为准确的人生写照。

有一种牵挂叫“东风”

柳晗的母亲韩丽玲在“东风”生活了40多年。她在这座城的医院出生，然后一路从东风幼儿园、东风小学、东风中学、东风中专读上来，工作也在这座城。
她在这里送别了许许多多的亲友。她一毕业，父母就离开了“东风”；儿子上初中后，丈夫又先行走出“东风”。
对此，韩丽玲十分平和：“不舍是会有，不过都已经习惯了。”
无论离开的人是什么身份，在这里待了多久，后来又去了哪里，东风航天城刻在他们身上的自豪感、归属感都从未消减。
每次东风航天城有发射任务时，柳晗的朋友圈都会被刷屏。那些离开的人们，总要在祖国的四面八方一同欢呼雀跃——为了曾经倾注热血的航天事业，为了曾经并肩奋斗的青春岁月。
还有一群人，他们在东风航天城长大，然后离开这里，散布到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。这些孩子，身上总铭刻着“东风”的烙印。
因为生活环境封闭，人口不多，东风航天城里的人们，往往不是同事就是同学，人际交往简单又纯粹。

这座城市总是在告别，总是在分离。

这座安静的小城，隔绝了外界的嘈杂，没有大都市的摩天高楼，也没有困扰现代人的浮躁。
前不久，东风小学接待了一批60多岁的老人。“他们是东风小学第一届学生。”副副校长回忆着当时的画面笑道，“进了老教学楼的门，老人们就直奔西头第一个教室……”笑着笑着，她的眼眶有些湿润，“感觉就像回到了那个时候。”
离别之时，这群皱纹已经爬上脸的老人，忍不住在校门口失声痛哭——也许，这就是他们最后一次相聚，也是他们最后一次再回“东风”了。

有一种信念叫“东风”

从东风航天城走出来的孩子，骨子里总是带着一种自豪。当有人问他们家乡有什么时，他们说：“我们那儿的特产是导弹和卫星。”
成长环境的潜移默化，让“东风”的孩子们与航天事业结下了深厚的情感。他们亲眼见证过无数次火箭发射成功，与航天员进行过近距离交流，还曾研制出能够起降的飞船模型。
“最重要的是，孩子们未来可以选择适合自己能力、兴趣、性格优势的职业和专业，不一定非要回到东风航天城。”东风中学的陈校长说，“任何岗位都能为我们国家的建设做贡献。”
“刚上大学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这儿特别牛，很自豪！”柳晗说，“后面我渐渐发现，其实大家都一样。航天事业是‘万人一杆枪’，东风航天城仅是体系中的一环。
“你在这个岗位上，就干好你该干的事情。”柳晗选择回到东风航天城时，家里的长辈没有干涉他的决定，唯一的嘱托便是：尽好自己的职责，完成好每一项任务。
不需要谈及奉献，也并不觉得是奉献，柳晗的母亲韩丽玲感叹道：“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做好每件事本来就是自然而然。”
柳晗的女儿今年4岁多，也曾懵懵懂懂地说：“长大要当航天员。”柳晗笑着说：“她现在还太小了，以后说不定呢。”
在柳晗心里，无论什么岗位，都是为了很多人心中那个梦。
早上6点，东风革命烈士陵园的守墓人老王，开始仔细擦拭墓碑上的灰尘。与此同时，在医院妇产科煎熬了一夜的产妇终于安全产下。护士长张敏双手捧起婴儿，洗净他身上的血污。
随着一声嘹亮的啼哭，东风航天城又迎来了一个新生儿。
一头是牺牲的谢幕，一头是新生的出场，历史的使命汇于此城。

版式设计：梁晨